

「梦魇」

系列·事件卷

兵变！兵变！

四川人民出版社

111
E251
407

兵变！兵变

四川人民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240020

图书情报学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何华章

封面设计：解建华

技术设计：何 华

“梦魇”系列·事件卷

“兵变!” “兵变!”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新都一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7.625 插页 5 字数 480 千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220-02142-9/K·280 印数: 20001—25000

定价: 11.80 元 (限国内发行)

编者:袁浩 建民

作明 兴民

「梦魇」

系列・事件卷

目 录

1	胡经伦	“飞人”之劫	(1)
2	林 洙	梁思成之死	(39)
3	郑笑枫 舒 玲	陶铸上京蒙难记	(59)
4	东方人	第一个炮轰林彪的人	(89)
5	王年一	聂元梓的上海之行	(116)
6	雷国维	共和国上将在子夜死去	(127)
7	叶永烈	陶勇司令之死	(136)
8	乔 伊 徐雅雅	联动事件始末	(153)
9	陈再道	“兵变!”“兵变!”	(170)
10	叶永烈	王洪文大闹上海纪实	(228)

11	路 滔	推延十八年的审判	(255)
12	黄国平	林彪囚禁杨成武经过	(302)
13	祖丁远	千里寻父	(316)
14	胡月炜	动乱中的张春桥	(342)
15	高建国	审查“国舅爷”引起的轩然大波···	(385)
16	李 静 冯 冶	春城血雾	(424)
17	程树榛	荒唐岁月的文坛奇案	(457)
18	杨发勋	叛机在清晨降落	(481)
19	穆 紫	将军被卷进“红都女皇事件” …	(488)
20	郭晓平	“马振抚事件”揭秘	(497)
21	林青山	不准江青组阁	(506)
22	学 文	1973：邓小平复出始末	(522)
23	王 昭	《三上桃峰》事件始末	(532)
24	张方和	穆青告江青状的前后	(555)

“飞人”之劫

——劳模解悦“文革”遭遇纪实

胡经伦

一、这是一段由“飞”引起的故事

飞，大概是人类最古老、也最美好的理想之一。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伊卡罗斯用蜡把木制的翅膀捆在自己的臂上飞向蓝天的故事。后来他飞得离太阳越来越近了，太阳的热量融化了蜡，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只得悲壮地坠入大海。如果说这属子虚乌有，那么在我国明朝确有一位名叫万福的小官儿，把几十支小火箭捆在椅子底下作过“飞”的尝试，尽管其结果可想而知，但毕竟这被认为是人类第一次运用喷火器飞行因而在月球上命名了一座寰形山作纪念。可见，人类为“飞”的探索曾付出过多少代价！正因此，一提起“飞”这个字眼儿总有点独特的诱惑力。

60年代的初期，晋阳大地曾凌空“飞”起过一个人，飞得胆大，飞得乖巧，飞出了水平，不仅飞遍全中国，还飞向亚细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刊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及一些作家接踵而来，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以其职业的责任感挥毫疾书，抓住这个“飞”字，连篇累牍，发表了不少文章，仅以喜抓典型而著称的《山西日报》一家，就以《为革命而“飞”无所畏惧》、《“飞”的秘密》等为题，连发七篇社论。如此声势、范围，在当

时不敢说是独一无二，但也实为凤毛麟角。这只“雄鹰”，就是近年来已被人们淡忘了的全国纺织劳模、原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解悦。

那么，解悦又是个啥样人？又怎么和“飞”这个字挂上钩的？事情要从头说起。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年仅16岁的农村小姑娘解悦离开了生她养她的故乡山西代县，来到了省城太原纺织厂，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大跃进”是“三面红旗”中的一面。对那段历史做何评价，自有公论。但笔者确在1966年5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过出自解悦手笔的《我的八年》一文，文章开头就曾写到：“我非常喜欢1958年，我也总爱回忆1958年。”为什么喜欢？为什么爱回忆？她又在同一篇文章里做了交待：“我心上牢牢记住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破除迷信，敢想敢干’这几句话。”事实上，她不但牢牢记住了那几句话，而且也在实践之中做了，她的“飞”也的确与这几句话有关系。也许拿现在的观点看，这几句话有点古怪：大跃进年代砸锅卖铁，浮夸冒进，有什么可“喜欢”的？可是别忘掉，当时她仅是个16岁的姑娘，和所有的青年在走向人生道路之初一样，热情有余、冷静不足，对生活之复杂知之甚少，但青春的活力却如火如荼，于是就引出了如下的故事。

照常规，纺织工人需经过三至六个月的技术训练才能上车干活，但解悦她们那批新工人正赶上了“大跃进”的年代，就没照那个规矩办事，而是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学习和操作法的理论培训，就上“车”了。所谓“上车”，就是上纺织机，负责照看那随机运转的纱锭子上断开的纱头。将来织出布来的质量，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这“接头”的速度与手法的巧妙。她头一天上班看一百个纱锭，觉得不“过瘾”。第二天就要求看二百个纱锭，她虽

然不懂多少操作法，但她“力争上游”的那颗不服输的年轻的心却一直烧得挺旺，一上车，就手脚并用紧忙活，大概那姿式太有点不正规也不大雅观，引得在她身旁教她的师傅们笑得前仰后合。师傅说：“操作法规定，做清洁工作，只能用右手从右向左做，不能用左手从左向右做。”哪知，“初生牛犊不怕虎”，解悦是个左撇子，听了不但不以为然，反而极为自信地对师傅说：“人长着两只手，为啥只用一只？”师傅听后，上下打量着这位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一时无言以对。有道理！世上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呢？如果老是前人习惯咋干就咋干，还讲啥“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呢？解悦上车之始就不同凡响，闯出了个“左右开弓”的新路子。

过了两天，看二百个纱锭她又觉得不满足了，开口便向师傅提出要看四百个纱锭的要求。师傅迟疑了半晌说道：“再加二百个纱锭，就是一部车，看一部车是要前后左右转圈子巡回的，你刚刚上班，技术还不熟练，照顾得过来吗？”她胸脯一挺，毫不在意地回答道：“那咱们把它改一改不行吗？把前一部车拨二百锭给我，后一部车拨二百锭给我，这四百纱锭都在一个车弄里，不就不用不着转圈巡回了吗？”师傅听后欣喜若狂：“好！这个规矩又破好了，你就在一个车弄里看四百锭吧！”

又过了几天，一次，在去食堂就餐的路上，她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鲜红的大字报，近前一看，见上面表扬了一位新工人能看六百个纱锭。一股不服气的念头，顿时涌上她的心头，啥叫“敢想敢干、力争上游”？就得有个不甘人后的劲儿嘛！自此之后，她每天上班后，就专心致志地观看有经验的老师傅们的操作，下了班，就捧起那本《郝建秀工作法》几次三番地阅读，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操作技术就真的像水银柱遇热直线上升，到年底，她就能看到八百个纱锭，达到了大部分老工人的水平。到1961年，为了提高布的质量，太原纺织厂开展了一次大练基本功的活动，办法

同搞体育竞赛差不多。练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技术选拔赛，考核成绩突出者，分别授予健将、一级操作能手、二级操作能手的称号。还发给带有这三种称号标记的红边围裙。一听这，争强好胜的解悦劲头更大了，非要争夺“健将围裙”不可。从此，她班前练、班后练，早上班练，晚上也练，有时，竟饭不吃、觉少睡，拿现在的话说：玩儿命啦！也许是夺魁的心理负担太重，或许是练得太狠体力不支，比武一开始，她觉得头也大了，眼也花了，手也发抖，腿也发颤，接头时一接一个空头，一接一个疙瘩，巡回也乱了阵脚，考试结果，健将围裙没沾边，一级能手没捞上，勉强强弄了个二级能手，当下她就泄了气。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热情来得快也去得快，从此再没有心思去拼死拼活地练。到1962年又考试时，全车间400名挡车工，她几乎弄个倒数第一。

那么以后，她又是如何再度振作精神，直至凌空“飞”起的呢？直至如今，解悦都毫不犹豫地说是从毛主席的书里找到的劲头，找到的智慧。如今这样说，年轻人恐怕要一撇嘴：嗨！来假大空喽！但是且慢！要看历史的问题，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在五六十年代，在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上，还没有到后来那种背教条、打语录仗那样形而上学的程度，还保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一个青年人的奋斗追求受一种光辉的理论的激励，产生许多飞跃原本是顺理成章的。拿解悦自己的话说：“那时候的干部，不像时下的一些当权者，不择手段地往自己怀里捞，工人们大干，他们不仅跟头班、跟中班，而且主动跟夜班。大多数能做到吃苦在先。一线上的工人们口渴了，他们会及时地把开水端到你的机台旁边，补餐的时候，他们又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你的面前，深情厚意，真的使你苦中不觉苦，累中不知累。”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的精神四海传扬，活雷锋到处涌现。解悦作为一个好学上进的年轻女工，自然也就有了改造思想

的活样板。自然，她也在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找出自己许多的毛病来，譬如：冷热病，思想很不稳定呀，个人英雄主义啦，产生“冒尖”不如“平常”、“先进”不如“落后”的想法啦等等。解悦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人一样，诚心实意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也真的感到有了动力，有了决心。比如学习《愚公移山》曾促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手不离纱，纱不离手，手上磨出血口子，她也咬住牙坚持练下去，从未间断，一累就想起了“老愚公挖山不止”，久而久之，她的两手真的变灵了，变巧了，能左右开弓，且速度极快。速度上去了，但质量仍有欠缺，于是，她又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认识到一个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和认识这个规律是来源于实践的道理。进而她拜能者为师，虚心地学，刻苦地练，博采三十多位老师傅和同志们的长处，通过自己的实践，集中起来，加以配套，创出了一种较理想的新接头法——“对准须条向上轻扶”的接头方法。

说起解悦的先进接头法，还有一个插曲。那是1963年秋天，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太纺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到上海学习，解悦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纺织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纺织厂以“国棉”××来命名本身就具有权威性，当时，他们的方法也颇具“石头捣磨扇——实打实”的精神。进厂不久，就举行现场亮相，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针见血。上棉与太纺双方各选派挡车工上车测试，表演操作方法，记录各自的操作成绩。通过测试表演，上棉十二厂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惊喜，太纺解悦的接头无白点又快又好超过了所有的挡车工。真是取经变为送宝，学生变成先生。上棉十二厂总结了这位山西姑娘的接头经验，并在全厂进行了推广。解悦的先进经验，引起上海纺织系统的重视，又让她到上棉一厂全国著名劳模裔式娟所在的小组进行表演，

受到高度评价。等上海把向解悦学习的情况向纺织工业部汇报之后，部里来山西找这个解悦时，山西省轻工厅还不知道解悦其人属于哪个单位呢！省里派人到了晋华纺织厂后，才又打听到解悦不在晋华而在太纺。以致造成后来的一种说法——“墙里开花墙外香”。

6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庆、大寨几面红旗在这时期脱颖而出，使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极为振奋。面对当时厂里的任务重、人手少的客观情况，解悦于1964年主动向领导提出看一千六百纱锭的要求。须知，一人看一千六百个纱锭，等于两个细纱挡车工的工作量。不要说手疾眼快，每分钟要接20至24个断头，就是两条腿围着机器巡回，八小时也要跑几十里路啊！不仅太纺从建厂起闻所未闻，全山西及至全国纺织行业也没有这样的纪录。解悦的这一举动，在全厂曾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伸出大拇指夸她有雄心！却也有人说三道四放凉腔：翅膀没有硬想“飞”呀！解悦听了，理直气壮地回道：“不飞，翅膀怎能长硬？翅膀没有硬也要飞。”这就是解悦的看纱锭和“飞”这个字眼儿挂上钩的根由。正是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年，经过厂里工程技术人员测试，在领导的支持下，她真的拿下一千六百个纱锭，之后，她又曾创下看一千八百锭的纪录，一举成为当时我国纺织战线上的群雄之首，撷取整个亚洲看锭之王冠。

须知，当时的年代，工人干活绝没有什么奖金红包推着，解悦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还富余，却没有多拿出工资的一分钱。这不能不说是体现了一种高尚的精神。

于是她立即成了新闻人物，电台播，报纸载，各级首长鼓励，广大群众称颂。令她终生难忘的是1965年10月的那天，她作为全国劳模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在一起合影留念；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自

豪地表彰解悦是“亚洲看纱锭最高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称赞解悦“青出于蓝胜于蓝”。1965年，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科研政治工作代表会议”，解悦应邀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发言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北京饭店宴请了这位女劳模，当时已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和夫人也曾出席宴会作陪。席间，薄一波还风趣地对解悦说：“认你是我的老乡，我感到光荣。”

1964年，太原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五好工人代表大会，树立解悦为太原市五好工人标兵，并在全省掀起空前的学赶解悦的高潮。1966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题为《三代纺织女工》的文章，对解悦大加赞赏，这个题目来自于国务院、国家经委、纺织工业部对解悦的命名，认为她是全国第三代纺织女工的代表（第一代，是上海国棉一厂的杨富珍，第二代，是西北国棉一厂的吴桂贤，第三代，就是解悦）。不久，《纺织女工三代人》一书也很快发行到全国各地。紧接着，北京、上海以及全国不少大中城市也都相继举办了“解悦同志先进事迹展览”。可以说，从这时起，解悦的名字也随之扬遍整个神州大地。

在20年后的今天，我问解悦：“你当年的成绩，是怎么取得的？”

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学习毛选，改造思想得来的。”

我问：“学毛选真有那么大的作用？”

她严肃地回道：“毫无疑问，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成为几亿人口的一个大国的执政党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把一个落后到任人宰割的穷国，弄到现在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任何敌人也不敢小视，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我自己‘飞’也好，‘跑’也罢，说‘爬’也行，说‘滚’也算，能有今天，同样是靠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说到此，她迟

疑了一下，换了另一种口吻说：“这些年一批‘极左’，好象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真纳闷，大庆是靠‘两论’起家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靠学习毛主席的书进步呢？两千多年前，孟母为让儿子日后成龙变虎，曾带着她的儿子孟轲三次迁居，为什么？不就是懂得外界影响、环境感染对一个人的思想感化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吗？时下‘扫黄’为什么？不就是怕年轻人看了，读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后中毒吗？既然懂这个道理，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以改造我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我看着面前这位时下也可称为饱经风霜的中年妇女，只能点头。

在诸多的现在可以看到的解悦学习毛选的心得文章中，有一篇不能不着重地指出，当时，连解悦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篇文章对她日后的命运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篇文章叫做《接头的规律、纺纱的哲学》，当时在1965年第六期的《哲学研究》上发表。这期的《哲学研究》是一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共发表了20位工农兵的文章。其中，还有当年是个年轻小伙子，人称“青年鲁班”，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的大作，同期《哲学研究》编辑部还发表了题为《认真学习工农兵的哲学论文》的评述，对这个特辑给了很高的评价。

这期《哲学研究》出来的时候，正是宣传大庆“两论起家”，在全党发起哲学高潮的时候，中央十分重视，据说这一刊物上的文章，毛主席一一过目，而且对解悦的论文很感兴趣，他当即指示中宣部的人去了解一下解悦其人。不久，当时身兼《红旗》杂志总编和《哲学研究》主编的关锋便奉命专程来太原采访解悦。两人见面时还出了个大笑话，解悦应约到迎泽宾馆六楼找

关锋，去后倒是很顺畅，上楼就找到了关锋，只是不是她要找的那个关锋，而是在山西汾阳县委工作的另一个关锋。两人见面后越谈越不对劲儿，最后才明白闹了误会，解悦红着脸离开了汾阳的关锋，去找那位北京来的《哲学研究》的主编关锋。

据解悦的回忆，关锋当时采访很细，不但问了她在车间的操作情况，而且还谈了她的思想状况，并亲自主持在太纺分别召开了几个座谈会。待这位主编返京不久，署名关锋的《试评解悦的接头法》便在《哲学研究》和其他刊物上与读者见面了。关锋的文章问世之后，尽管解悦没有因此而得过什么奖金，获得什么金牌，但如实的说，也为她这只正飞得带劲的雏鹰增加了不少光彩。只是世上的事情往往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她万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两年之后，这一切光荣与幸福会一古脑儿变成罪状：当初，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同志都曾赞扬过解悦，对她来讲无疑也是一生难忘的喜事，而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在打倒“刘邓”的一片口号声中，她也就必不可少地成了刘、邓的黑劳模进而也毫无例外地跟着“刘邓”挨批、被斗。她和关锋见过这一面，加上关锋又亲自写了评论她的文章，“文革”初期，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时，她解悦并没有沾光得益，甚至，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这位关锋还面对面地训斥过解悦，而待“打倒王力、关锋”的时候，这却成了解悦多年“跳到黄河洗不清”的一条莫大罪状，进而升级成了关锋的“小爬虫”。这便是后话了。

二、她在狂风暴雨中跌跌撞撞

1966年下半年，一场空前的大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吹遍了祖国每一个角落。解悦这只风华正茂、充满青春活力的“雏鹰”展翅凌空翱翔的时候，突遭这种“史无前例”的天气，想逃无处逃，想躲无处躲，只好被卷进这场十二级的风暴之中。

运动来势迅猛，是以当时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革命对象的。至于谁是“走资派”，尤其是中央一级的“走资派”，她解悦作为一个纺织女工，确实难认清楚。但她和当时大多数群众一样受共产党多年培养，不同意把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拉向资本主义的轨道。按照当时报上的文章，首长们的讲话，敲明叫响地说道，一旦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千百万人头都要落地。因此，运动一开始，尽管有人贴她的大字报，说她是刘少奇的黑标兵，走资派的黑苗子，首都乘不花钱的火车来山西点火的那伙“革命小将”，也给她贴了不少大字报，画了不少漫画，作了不少文章，到处张贴，广为传播，在她看管的机台上，也贴上了“刘邓陶的假劳模、黑苗子”等大字报，对此，她并没多顾及，倒是和别的“红卫兵”一样，抱定一个志向，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社会主义，她就跟谁为敌。

“文革”初期，报纸、广播曾集中力量对“三家村”（意指邓拓、吴晗、廖沫沙）展开过一场空前的大批判。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他们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利用他们把持的舆论阵地，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为题目，发表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对此，解悦也紧跟形势，提笔写了《破就是批判，破就是革命》、《乘胜追击，彻底挖掉“三家村”最深的根子》等文章，在报刊公开发表。对此，现在提起来，她愧疚地说：“其实，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听过人家的《燕山夜话》说的是什么，也没有见过人家《三家村札记》写的又是啥内容，只是一听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再者，她是靠学习毛主席的书“飞”起来的。所以，当有人接二连三发表文章说，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污蔑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她也紧跟形势，挥笔写下过《敌人不斗不垮，“权威”不